

搞错性别的大陆新儒家

原创 Sun 刘满新的公众号 2018-01-26



这篇是几年前写好的文章，但一直没有发表。希望发出来可以再鼓励自己。自我评价极低的时候，甚至会觉得自己没有任何资格作出任何评论，所以似乎很久没敢写评论文章。盼重读以往的文章，重拾一点自信



搞错性别的大陆新儒家

刘满新

前些时间，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者针对现代女性的处境提出来自儒家的看法。当代大陆新儒家学者如蒋庆、齐义虎等认为，只有儒家才能安顿现代女性。他们试图论证，只有按照儒家对性别的看法来安排人生，现代女性才能获得归属和心灵的安定。大陆新儒家希望引入自然、本性等讲法，来劝诫女性，回归家庭是女性最好的安顿。比如蒋庆在“只有儒家才能安顿现代女性”的访谈中提到，“做好女儿、好母亲、好妻子是女性的自然属性与家庭属性的必然要求”。“具体来说，孝敬父母公婆，被人称颂，扬名于后世，就是做个好女儿；养育孩子，使孩子健康成长、品学兼优，就是做个好母亲；按照妻的名分做好自己的分内事，主持维系好家庭生活，一生问心无愧，就是做个好妻子。这是中国女性从传统社会到现在依然存在的三个方面的角色定位。”“知识女性或职业女性在事业上的成功，只有在不自违背上述三种女性角色定位的前提下才有意义。”这一结论配合上近来各种政策，恰好响应了“妇女回归家庭”的号召。

这些讲法似乎会让人不明觉厉，貌似颇有道理，然而实际上，他们都犯了很多基本的逻辑问题，同时也搞错了“性别”的概念的含义。

“自然”的误用

“自然”或“天然”似乎是很玄妙的词，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特别喜欢使用它。我们希望食用天然的食品，我们选择天然的护肤品；我们期待行为举止表现得自然，我们也觉得事情总会变好，船到桥头自然直。当别人问到什么时候结婚，我们也会回答顺其自然吧。刚上中学的时候，身边的同学都长得很高了，自己的身高却迟迟不见增长，妈妈说，等你长大了自然会长高的。所以平时生活里面，“自然”常被用在不同的语境里面，它可以作为判断事物好坏的标准，也作为决定是否做一件事情的根据，当然也可以是妈妈用来骗我的说法。

在哲学里面，“自然”或“天然”也特别受青睐。很多理论都认定某些事物，某些社会安排是自然的，所以它们都是正当正确的。前段时间，一些大陆新儒家学者就这样做了。蒋庆认为，根据男性女性不同的自然属性，以及家庭的自然本性，只有在家庭中女性才能真正“问心无愧地安身立命”，获得“成就感与归属感”，“然后，才去考虑在现代社会的公共生活取得成就，即成为一个成功的职业女性。”蒋庆认为这是自然的，女性就应当如此了。

什么是“自然的”？蒋庆没有直接说明白，不过他给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个反例，蒋庆认为，民主是非自然的。“因为它是通过非自然的理性的选举产生的。”“所以民主只能在陌生的人群中才行得通。”另一个例子是正面的。蒋庆说，家庭是自然形成的，因为“家庭是血缘的产物，不是理性选举的结果。”一正一反，他说清楚什么“自然的”吗？乍一看，蒋庆似乎认为，理性的产物是不自然的，来自于血缘的就是自然的。然而这叫人摸不着头脑，判断是否自然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这里实在模糊不清。

我们日常对“自然”一词的理解里面，其实包含了多种不同的含义。我们会说让一段关系顺其自然，这时候“自然”指的是自发形成、发展。我们也会说放开手粉笔自然会掉下来，这时候“自然”指的是遵循自然规律。大陆新儒家学者们希望女性根据自己的自然属性找到自己的生命意义和定位，似乎就是在认定，自然规律也好，自发形成也好，女性本来有一种内在的自然属性。然而，正如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人类简史》中所说，“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是不自然的。只要有可能发生的事，就是自然。”不自然意味着不符合自然规律，而不符合自然规律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希望女性根据自身的自然属性去找寻生命意义，意味着女性可以不这样做，但这个推论在生物学上毫无意义。难道女性可以不根据自然规律行动吗？就好比希望女性不要进行光合作用，希望女性不要随便跳到月球上，这些都是荒谬的期盼。



蒋庆的两个例子让人摸不着头脑。理性本来就是自然界里面出现的东西。在进化的历史中人类大脑形成了我们称为“理性”的功能，本身就是自然界的自发形成。那为什么理性的产物，比如蒋庆说的选举，就非自然了呢？繁衍而形成的血缘关系是自然的，大概是因为蒋庆认为，这是自然界的产物。这样，他的标准十分模糊。大陆新儒家的这些学者犯了一个重要的错误，他们误用了“自然”一词做了错误的推论。我们日常认知里面，“自然”一词常常有不同的用法，在这些不同的用法之间做推论正好就是误用了“自然”。早在1869年，密尔的《妇女的屈从》就已经指出了这种误用“自然”的逻辑错误。蒋庆想要说女性的生命意义和地位拥有生物学基础，所以，她们应该这样安顿心灵。这就是问题所在：这个推论太快了，逻辑上说不过去。近视眼是因为视网膜与眼角膜之间的距离变大而形成，所以归根到底有着生物学的基础，我们依然认为，近视了就该戴眼镜不然看不清。小孩子产生了攻击性的自然倾向，我们依然认为需要教育她们控制这些冲动。许多应该做的事情本身就是要去修正自然形成的生物学性质。而许多所有有着生物学基础的行为，并不一定就只能按照如此理解。繁衍被认为是自然的行为，所以另一位大陆新儒家学者齐义虎在《回归家庭是对女性最好的安顿》中提出，男女都是生育工具。“当生育工具是人类自我繁衍的高尚事业。”问题是，如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提到，连黑猩猩都懂得运用性行为来“巩固政治联盟、建立亲密关系、化解紧张局势”时，我们如何能合乎逻辑地说，这种拥有社交功能的性行为不自然呢？嘴巴作为器官本来只是用来吃东西，现在我们用来说话、亲吻，这并没有不自然。我们还会理性地选择用嘴巴谈论关于自然的话题。

所以当大陆新儒家学者蒋庆说，“妇女的天性会使她更关注孩子的教育”，所以“看管与养育幼儿是女性的社会分工与自然天性，女性教育幼儿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他说的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他想要说的“女性就应该看管与养育幼儿，这是妇女最应该做的事情。”



搞错的性别与性

女性为什么就应该负责看管和养育幼儿？女性为什么就应该回归家庭？如果这些不能从所谓女性的“自然”属性中推论而来，大陆新儒家学者们就必须解释清楚这些对女性的规范要求背后有什么基础。如果不能最后归结于自然，大陆新儒家学者们有另一套说法。蒋庆说，“儒家的婚姻观则认为男要遵从男的理，女要遵从女的理，男女夫妻各自都要按照自己社会关系中的不同名分生活。”所以，在家庭里面男人和女人有着不同的分工，夫应该是家庭中的主导者和责任的承担者，妻在家庭中应该负责操持家务，看管和养育幼儿。儒家的说法是“夫为妻纲”，妻应该按照夫为纲，辅佐夫并照顾好家庭内部的任务。他们把这些对女性的规范和要求称之为“妇道”。

为了说服大家接受“妇道”，大陆新儒家常用的理据是男女差异。齐义虎在《回归》一文中断定，“对男女性别差异的尊重，让彼此各正性命，这本身就是自然之道。”这话看似充满玄机，剖析来看，要么他认为，男女性别之间的差异在于自然本性之别，要么他认为，这些规范要求本身就是男女性别之差异所在。可惜的是，男女所谓自然本性之别，其实非常简单。生物学上所谓女性就是拥有两个X染色体，男性则是拥有一个X染色体和一个Y染色体。这一点在历史上从没有改变过。（甚至当代生物学家和科学哲学学者们开始反思，这种二分的分类法是否恰当。）生物学上的性别之差异就是这么简单。然而事实上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能够说明，拥有两个X染色体的女性就必定负责照顾家务和看管养育幼儿。雌性熊猫不少并不懂得照顾幼儿，而在外负责追捕猎物的多是雌性狮子。既然如此，性的不同如何奠定所谓男女分工的不同，需要更强更有道理的说明。常常听到这样一些讲法，比如男人比女人强壮，所以需要力量的家庭外工作便需要男性负责了。这种讲法认为这个差异就是性的不同导致的。科学上这个讲法也是十分有问题的。且不论这个说法只能说明一般的情况，许多个别的女性比男性跑得更快、跑的更壮。强壮有着各种说明的方面，如赫拉利举例说，“女性比男性更能抵抗饥饿、疾病和寒冷。”蒋庆甚至连事实的情况都说错了。他说，“在农村，夫出去干活，妻操持家务，但妻有时也要去干活补贴家用，但主要的农活、重活与散工还是由夫承担。”然而，从古至今，不管是在田里还是在工厂里，常常可以看到女性在负责全部家务以外，还负责更多更沉重的体力劳动。《后汉书》里描述高风的妻子：“妻尝之田，曝麦于庭，令风护鸡”。当下，如潘毅在《中国女工》中提到，在珠三角外资企业工作的外来工中，女性约占74.4%。潘毅书中描述到其中一个工厂的状况，“工厂的500多名工人中约有75%为女性。装配生产线上以女性为主，她们被安排从事各种工序……而男性则担任监督和管理她们的工作，例如管工、主管和经理等。”而相反，历史上许多并不需要太多体力的工作依然排除了女性的身影，律师、法官、神职以及政治高官，大多只允许男性就任。直到1925年郑毓秀归国，中国才出现第一位女律师，以后来的第一位女法官。这些事实表明，大陆新儒家的讲法无法说明为什么要根据性的差异来安排男女的社会分工，包括家庭责任的分工。

更无法说明，这种分工就是男女性别差异之所在。反例的出现便是最好的证明，这并不是所谓男女的必然差别。大陆新儒家看不到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sex）并不等同于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性别角色（gender）。性别是生成的，而性别角色是担任的。（甚至有论者认为，性别也并不是生成的。）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性别角色便是那些告诉我们男人应该如何男人的行动，女人应该如何养成女人的习惯的观念。既然性别角色是担任的而不是生成的，我们就有必要问，凭什么一个女人因为生为女人就必须按照新儒家的讲法，做好女儿、好母亲、好妻子，“只有在不自违背上述三种女性角色定位的前提下”才能够追求事业上的成功。

科学上我们很难相信，像体贴、温柔、慈母等等这些复杂的行为倾向或者性格竟然是一群人天生就拥有的。正如上文所讲，所谓“妇道”是女性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这么个说法是说不过去的。蒋庆说，女人要“按照妻的名分做好自己的分内事，主持维系好家庭生活”。这种所谓男女不同的家庭责任之分不过是长久以来男女在家庭和社会地位不平等所造成的不同分工罢了。这种分工本身就是一种贵贱之分。历史上，社会从来没有重视过家务劳动的价值，家务劳动从来都是无偿的，而需要补偿的是在公共领域里面的劳动。家务劳动被看成为了公共领域的劳动力再生产而服务。将妻的职责理解为照顾家庭的分内事，意味着女性的劳动和责任是无需报酬的，搞至不是真正的劳动。地位的贵贱显而易见。

女性的归属

性别与性别角色两个不同概念一旦得到区分，大陆新儒家的关于家庭和女性安顿的命题自然就值得质疑。大陆新儒家响应“妇女回归家庭”的号召提出“回归家庭是对女性最好的安顿”的讲法，十分值得商榷，最起码，他们提出的所谓符合女性自然属性的“妇道”是找不到根据的。

蒋庆有一点是说对的，“实际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看到过抽象的人，我们看到的只是男人和女人，结了婚后看到的只是丈夫和妻子，夫妻中还看到年轻的夫妻和年老的夫妻、有孩子的夫妻和没有孩子的夫妻，这些都是不一样的具体特殊的人，而不是一样的抽象普遍的人。”每一个个体都是具体地担任着社会各种不同的角色，有人做着孝顺父母的儿女，有人做着家务的承担者。但是事实如此并不意味着应该如此。争取女性或者每一个个体的自由独立，并不是要认定每个个体都有某种抽象的自我，而是让每一个个体能够往后退一步，选择是否担任某一个具体的角色。自由独立的价值并不一定是一种绝对的目标，而更多是一种能力的赋予，让人可以担任也可以不担任一个角色。英雄也好，好妻子也好，好母亲也好，都在于她们本可以不这样牺牲、承担，或者坚持时，她们选择了这样做。



归属或者安顿，不正正在此吗？没有余地的承担难以让人感到安顿，归属感来自于个体能够去选择并最终认可某个角色。要令一个女人感到安顿并获得归属感，首先应该让她在成为谁的妻子或谁的母亲之前，先成为她自己。

欢迎打赏



喜欢此内容的人还喜欢

大年十五，她把自己的后援会解散了？

我实在是在太CJ了



「达叔」骗了我们最后一次

36氪

